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燕姻緣全傳 第二回 侯公子遊園請柳氏 三篋騙計較喚呂昆

詞曰：離了高官位兒，跳出是非窩兒，清閒了老人家心兒，消磨了英雄性兒。尋一塊無人地兒，起兩間矮矮屋兒，打幾扇稀稀窗兒，栽幾棵小小樹兒。山上有草牧羊兒，池中有水養魚兒。到春來賞花兒，到夏來乘涼兒，到秋來觀菊兒，到冬來踏雪兒。一年四季，收些五穀雜糧兒，做幾缸渾渾的酒兒，宰幾個雞兒，煮幾個魚兒。請幾個知心朋友，猜拳兒，行令兒，唱曲兒，直飲到三更斜月兒。懷中抱孩兒，腳頭踏妻兒。只才是：無憂無慮快活村莊一個老頭兒！

閒詞按下。

再言侯韜翻弓，打了四腳朝天，黃、李、莫三人忙忙扶起，道：「大爺可曾打壞了麼？」侯韜道：「別處還可，只是耳朵內好似搖鈴播鼓一般。」黃子方好沒意思，命人將弓箭、靶子取過一邊，著人將侯大爺攙扶到薛蘿軒來。大家坐下，說道：「大爺受驚了！」侯韜道：「都是你這三個狗頭！好好的坐在這裡罷，射什麼箭！打得七死八活，〔眼〕睛裡面猶如火螢蟲兒亂飛，險些兒性命不保。」黃、李二人見他說得實在真切，連忙陪小心道：「都是晚生們之罪！大爺不須見責，下次晚生們謹戒就是了。」六頭道：「好好的來看花飲酒，你們要去射什麼箭！假若一下打死了大爺，怎得回去見侯老夫人？如今且命人擺酒，與大爺壓驚便了。」忙向侯府家人道：「酒宴可曾齊備？」家人回說：「俱已齊備。請問相公：還是擺在薛蘿軒？還是擺在別處？」侯韜道：「擺在百花廳上。」家人答應下去。

且說這百花廳，卻與眾不同，裡面可擺得二三十席。本來落地寬大，周圍一帶栽了許多的桃花，開得十分爛〔漫〕，猶如一架錦屏風。家人把酒席擺下，請大爺入席。侯韜同莫、李、黃三人來至百花廳。只見窗明几淨，翰墨淋漓，兩旁掛的盡是名人古畫。真是：

天上神仙府，人間富貴家。

又見流鶯飛舞，蝴蝶穿花。四人來至廳上，正中擺著一席。上面是鑲銀杯、牙箸，旁邊擺著一張螺甸十仙桌，上面放了笙、簫、管、笛俱全。四人上席。上酒的上酒，上肴的上肴。這才是：

上火煮就人間祿，五味調來世上珍。

雖然四人在此飲酒，侯韜到底不樂。六頭見他悶悶不樂，連忙開口道：「大爺既然納悶，何不將那柳卿雲接到此處一樂，如何？」

你道這柳卿雲是何人呢？卻是當地鳳樂院中一個有名妓女，乃揚州江都縣人柳德祿之女。當初其父在日，曾為浙江通判，因解糧失事，督撫題參；後因賠補軍需，奈無出處；不期又病變而亡。其時六親無靠，其母只得將卿雲賣銀賠補。誰知誤入煙花，無奈接客，原思擇人而嫁。本與侯韜梳籠過的；往常見侯韜並不習上攻書，心中不悅，每每勸侯韜立志成人。又說道：「煙花寨內，不宜久到。獨不聞『長安雖好，亦非久戀之鄉』？」這柳姑娘要他奮志讀書，名題雁塔，以為將來從良之計。這個女子要算好的。從來這等人，教做早間送出無錢客，晚間又接有緣人。那怕腰纏萬貫，不了不休，畢竟要弄得你乾乾淨淨，方才死心。這柳姑娘只因自己一身落在火坑，無邊苦海，難了難休，所以在侯韜跟前屢屢相勸。誰知良藥苦口，忠言逆耳，侯韜反動成仇隙。目下往來斷絕。

那裡曉得他兩下番，六頭今日將柳姑娘題起，不覺動了侯韜心事，忙開口道：「老莫，你再休提這賤人！數月前，我大爺往他院中，不過是要修好他，誰知案個賤人說道：『要我從卻也不難，若大爺才貌與五花街風月才子呂昆一樣，方能依。』自古道：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我大爺生來案副臉嘴，教我怎麼改得來？只好將我大爺案一顆〔頭〕顛割下來，換個好臉嘴，做個活切頭方可去得。我想那人心上既有風月才子呂昆，那裡還看得上我！正是心去意難留，留下結冤仇。既與他失散多時，不必題他，罷了！縱然接得他來，是勉強，何必作此無益之事？又道是：雖將美語和他說，未必他心似我心。」李連義道：「案件事不堆。若說呂昆，黃子方是認得的。」黃子方道：「好胡說！你在大爺跟前獻勤，反駁個老虎來害人。既然我認得呂昆，難道你反不認得他？」六頭道：「你們也不必傷和氣。總是吃的大爺的飯，有事慇懃去辦，何必推辭？只要大爺吩咐，他二人也不敢不去。」

這侯韜是個有勇無謀的匹夫，隨風亂倒。聽見六頭之言，便望黃、李二人道：「你倆若請得姓呂的來，我大爺將來格外重用；倘若是請不來，不許進我大爺的門。」黃子方道：「非是晚生不會，怎奈姓呂的性情高傲，雖然晚生們與他同學，一向並不往來。且他有個母舅鮑龍光，時刻與他起坐不離。上年曾到呂家請他會文，被那老頭兒譏諷了幾句，說我們兩個是包人窮，〔窮〕自到，如今再也不上他的門。若要會他，只好路上撞見方可。這等看來，豈不是一著死結棋？教晚生那裡下起！」六頭望著黃、李二人道：「有錢的事你們就上前去做，如今大爺打你們白差一次兒，卻也不教做傷天害理。我如今先打發人去請柳姑娘，你們去請呂昆便了。」侯韜道：「且慢著！那姓呂的不來，柳氏先到，卻也無味。必須先請了呂昆，然後再請那柳氏。」六頭道：「這個不難，我同他二人一齊前去。」黃、李二人被他擠住了，卻推辭不得，只得別了侯韜，一同前去。正所謂：

眼觀旌旗捷，耳聽好消息。

三人離了百花廳，一路出園來。黃子方一把抓住了六頭，動手就打，口裡罵道：「你這個狗頭，在大爺跟前挑得好事！一個擠盆把我二人擠得緊緊的。」口裡罵著，手裡就打。六頭連連叫道：「放下，放下！有話好好的說，何必動手，失了斯文體面！」李連義道：「卻也難怪黃兄，總是你不該多嘴。」六頭回道：「呂昆原係你們說認得，與我何干？既是大爺吩咐，當同心努力去請。姓呂的或推二兄金面，必然前來。況且柳姑娘素常想他，若是這姓呂的有幾兩銀子家業，趁此機關把柳姑娘與他一見，將來我們又多了一家走動走動，那裡不撰他幾兩銀子？何必與錢爭氣！」黃子方暗想道：「六頭這幾句話卻也說得有理。」連連開口道：「只是一件：姓呂的並不在風月行中走動，怎麼去引他？」六頭道：「又來了！那個生來就走這條路呢？」李連義道：「姓呂的頗有巨萬家資。只是他母親管得緊。」六頭聽了，大笑道：「那家父母管兒子不緊？只怕他不來！古人說道：『安邦難顧傷天理，定國何愁折子孫？』」

六頭道：「我進胥門去接柳姑娘，你二人進閭門去請呂昆，六頭路去不湊頭。」但這蘇州城地方卻大，故兩下分頭而去。恐一進胥門不表。且說黃子方向李連義說道：「我們在大爺跟前多此一事，只怕他母舅鮑老先生知道，好說勾引人家子弟運蕩煙花，是怎麼處？」李連義道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呂昆要在家便好；如不在家，一定〔在〕他朋友張寅家。本來是的好友，我們且前去。」正是：

計就月中偷玉兔，謀成日裡捉金烏。